



大
融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也不齒者不與相長雅

蝮蝮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

蝮蝮三章章四句至不齒。正義曰

蝮蝮者不與相長雅故人齒恥之而自止也

蛟螭在東莫之敢指蛟螭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云虹天氣之戒尚

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虹音洪一音絳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

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遠于萬反下同惡鳥路

反下惡蛟螭至兄弟○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

之皆同謂氣見於東方為夫婦過禮之戒君子

之人而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之女見為過惡

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大

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

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惡乎○蛟螭至敢指○正

義曰釋天天蠅蝻謂之雩蠅蝻也郭璞曰俗名為

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名為雄雄曰虹闇者為

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為虹也序云

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為淫戒故言夫婦過禮

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

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

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之見而懼諱

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

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為懼諱然故莫之敢指

也朝齊于西崇朝其雨齊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

為終朝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

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齊于西

反鄭注禮禮云齊○齊于西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齊于西

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齊氣○齊于西

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與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

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
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奔乎。○從日至終朝。○
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
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
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朝有至自然。○正
義曰視履註云階虹也詩云朝階于西則階亦虹也
言升氣者以階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階鄭司
農亦云階者升氣是也上蟠蜺也色青赤因雲而
見此言雨微則與彼同也視履掌十輝之法以觀妖
祥註云輝謂日光氣也則階亦日之光氣矣蟠蜺亦
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
其在日傍之時鄭註謂禮見於地此同故引以證非
遇此為
也。○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乃如是淫奔之人
也。○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
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不待命也。

云淫奔之去大氣真薄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
之命惡之也。○夫音
奉註同

蠨蛸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相息亮。○相鼠三章章四句

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
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
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
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
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懲之者
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
也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

為闇昧之行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

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行下

處昌憲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云人以行威儀為貴今

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至何

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

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也無

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為

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為若死則無

害也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為

則未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

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

以得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者

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云止容止孝經

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

死何俟俟待也相鼠有體體支體也禮也人而無

禮胡不遂死通也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遂死通也人而無禮人而無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也賢者時處士也報反篇內同千旄三

句至善道正義曰作于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

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

以為此救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
絳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
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救往見賢者於浚
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
也。賢者時處士。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
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
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為官鄉飲酒註云賓介
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

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

野。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

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子居燕反又

反崩之然反。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

此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

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縷或以維持

之浚邪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

馬四之者見之數也。紕毛符至反鄭毗後反組音

反。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云時賢

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

誠愛厚之至。姝亦朱反畀必寐反。子不至畀之

與也註子同說音悅。子不至畀之

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子子太之

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後願告之以素

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

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

毛詩疏

聘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邑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
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
之德又美此亞之好善言彼然忠順者之子知復
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
郊處十言衛之卿大夫建此言然之干旄來在浚
之郊以李溢爲穉穉此旌旄之旒縿又以維持之
而乘善馬乃四其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
云彼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
言心誠愛之情無所吝○圖予至曰野○正義曰
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
李巡曰旌牛尾者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
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其旒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
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旒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
註六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
以爲綬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
註云綬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十
言者也言大夫之旒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旒
不言旒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旒也周禮

如建旒者侯無羽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
諸侯之亦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旒旒者干首
爲言故知是卿旒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
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失功世具
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
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爲卿故舉旒言
之三章著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
旒傳曰鳥隼曰旒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
建旒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旒註云百官卿大夫也
載旒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
則平常建旒出軍則建旒是卿有建旒之時旒亦有
旒二章互文也言旒則有旒縿言旒則亦有旒縿
章言干旒傳曰折羽爲旒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
而得建旒者鄉射記註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旒首
曰旌則十旒干旒一也旒設旒縿有旒縿之稱未設
旒縿空有折羽謂之旒卿建旒者設旒縿而載之遊
車則空載折羽無旒縿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

謂之野此言都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
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
郊為都邑也兼一也。周禮至好善。正義曰孤
卿建旗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為旛雜帛為
物計云凡九旗之帛皆用將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
白為飾絳之側也知首皆註旄者以夏采王旗以絳
復魄絳有旄牛尾也計云上祀四郊乘王帑建太常
今以之復去其旄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
之干有旄也又出中云設此旄矣建彼旄矣此亦云
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旛物首皆注旄焉
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旛所至四馬
○正義曰以二章言組率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言
旛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旛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
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總組之法御四馬也
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
願以也言總旛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素
絲至之數。○正義曰以前云干旄說旄是也。○素
絲總之故知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總旛也。○

也後謂於旛旗之體旄謂縹末之垂者須以縷縹
之縷相連釋天云縹帛縹郭璞曰衆旄所著孫炎曰
五旗一縷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旄之垂數非一故以
縷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
縷于旛十二旄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背之禮天
子辨曳地諸侯旂九旄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
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
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總之不言其所
用故言或為疑辭前經言干旄是浚郊之賢者識卿
大夫建旄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
之者四見。子子干旄在浚之都。鳥隼曰旄下邑曰
之數也。

都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旛音餘正甫
尹反長張女反

周禮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為賢者見時臣子
實建旗而來此為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
兵乃建旗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
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目錄

獲者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
 之屬者見鄉遂官非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
 縣師建旗註云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州里縣師
 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
 下有州州為第二黨為第二族為第四閭為第五比
 為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為第二閭為第三黨為第
 四里為第五鄉為第六令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
 長黨正及六遂內鄉長里宰鄉長等五人同建旗也
 又去縣鄙建旗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
 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旗故鄭人互約言也諸侯之
 鄉亦大夫故鄉飲酒日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
 賢能之禮是鄉為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
 班同則亦士也黨師在州縣之下或亦為士鄉族以
 下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
 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鄉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
 職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 閭旗 比旗 遂旗
 縣旗 鄙旗 鄒旗 甲旗 鄒旗 遂旗

總之良馬五之
 總以素絲而成組也

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五之者亦謂五

見之也
 總于孔反
 馬五轡
 正義曰凡馬

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
 御車之法馬內轡納於鞅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
 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
 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
 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由外上章四
 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蓋一轡故言五
 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
 為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
 一轡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轡車夏后氏
 駕兩謂之麗服蓋以一驂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驂謂
 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
 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連傳非毛旨也

何則馬以引車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
一馬騶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
傳曰夫夫乘駒也也以夫夫亦駕四也且駮之制亦
駕四故主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入鷺籍籍是則駮
駕四不駕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
說天子駕六毛氏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
云四駮彭彭武王所乘龍旅亦祀六善耳耳魯僖所
乘四牡駮駮廟道後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
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
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聞也周禮技人掌玉馬之
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此
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
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駮也既實周天子駕
六按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
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
無駕三之制也。○以素至之飾。○正義曰前云子
子于顯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為旌旗之飾可
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注旂云飾以組而

此經大人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

何以予之子子于旌在浚之城

也。○折。○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

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毛之

六反鄭之蜀反著。○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于旌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

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

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懿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

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

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杰於宣姜所生也男

子先生曰見國一本作懿密謹反國載馳五章

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也

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

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為秋人所

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廟敗

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

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

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

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

見已志也定本集計皆云又義不得則為有字者

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

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

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

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

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

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

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

主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云

載馳五章屬鄭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

三詩疏

卷三十一

漢古閣

外以下別數為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
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
之作首尾皆接連本有除去首章更為大弟者也服
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此為釋
不如詩長而賦之說也。國賦者至曰滅。正義
曰君死於外流曰滅公于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
義一曰國滅而無餘人而存之其若雖存而出奔
國者多矣滅國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言
滅謂譚子奔莒狄滅濫焉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
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
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
見汧于還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云載之

言則也衛侯戴公也

驅字亦作駟如驅馬悠悠言

至于漕

悠悠遠貌漕衛東邑

云夫人願御者駟

焉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曰哉水行曰涉

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

○跋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載馳至則憂。正義
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
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前
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心則憂聞其仁傷不能救
故且驅馳而唁之鄭雅載之言則為異餘同。○弔
失國曰唁。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
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
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
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城野
侯使風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城野
之也。○草行曰蹠。正義曰左傳云蹠涉山川則
蹠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蹠本行草之名故既不
傳曰反首菱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蹠既不

我嘉不能旋反

傳不能旋反我思也

傳云既盡嘉善

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見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傳不能遠備也

傳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

施善道救備

傳○既不至不遠○
反註同協句如字

傳正義曰夫人

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

既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歸也

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

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備

傳既濟止也視爾不臧我

止我也

思不闕傳闕閉也傳○闕悲位反傳徐又方冀反

偏高曰阿丘嘉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嘉者

將以療疾

傳

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

如助安宗國也

傳○嘉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行道也

傳

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

道猶升丘采其嘉也許人尤之眾穉且狂傳尤過也

是乃眾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傳云許人許大夫

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傳○尤本亦作說音同穉本又作雅直

吏反槩傳陟彼至且狂○正義曰夫人既為許人所

古愛反傳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非之言有人

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嘉者欲得其嘉以療疾猶

宗國似采嘉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

過者是乃眾重釋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
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改滅不與常同何為以常禮止
我也。○**編**高至具母。正義曰編高阿丘釋丘文
李巡曰謂自麥高與母釋草文陸機疏云蓋今葉
草與母也其葉如怪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
正白四方連葉相著有分解是也。○**善**猶至采蕪
○正義曰夫人思衛為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
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
此多思有迫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蕪者以經云
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蕪與已俱有道理故
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蕪療疾猶已
欲力助宗國此言已思有理則采蕪亦有理矣。○**圖**
是乃至之義。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註云狂者
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
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為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
也。○**許**人許大夫。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
人為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
亦曰此也大夫而曰人者眾辭下箋云君子爾大夫

考爾爾云大夫者以言眾釋且狂是責大夫之
不取爾中賢者下以已情恕而告之不必唯對爾中
大夫故其**我行其野芄芄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芄
言賢者焉**芄然方盛長**云麥芄芄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芄在反徐又符**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極至也
維反長張丈反**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
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控**苦貢反引
反援于春反又**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云君子國中
音袁沈于萬反**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云**爾女女眾大夫君子也

我行至所之。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意。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若，聞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自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爲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去耳。欲求至誰至乎？由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若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歸，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饑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全二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繁，戴公益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歸宗，曰之，又閱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節，國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淇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感其規諫，以爲防，故能入州于廟，美而作是詩也。

毛詩疏 卷之三
漁因十篇三十章百三十六句

八句

薤露武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

毛詩言疏卷第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奧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

音鳥報反淇水名與隈也草未疏云與亦水名相息亮反
作淇與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為卿士

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泜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註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君以規，使臣度道，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于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法周平戎，其有功乎？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下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註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允耳會弁，猗重較，今是也。其餘皆是也。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贊美德盛，學問自修。



也。猶。貌。武公贊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後。如字。爾雅：作菜音同。韓詩作作蕩音徒沃反。云蕩篇筑也。石經同。猶於宜反。隈鳥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卽菴蓐草也。蓐音辱。篇竹本亦作扁。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珍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勅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沐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有匪君子，如切人謂之菴竹也。烈一本作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

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泐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註云：以美正。若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以正君。以禮使人德，故謂之規。諫諫也。平君之意而告之。辛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其有功乎？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十周不片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註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一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允耳會弁，倚重較。今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賢美德盛，學問自修。

乃言美其身之德，故稱名與其文也。然世家云：武公以其略略土，以襲攻其伯而殺之，其國得為美者，美其通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省文，昔夏武而立，於建大功，亦此類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興也。與隈也。綠，王芻也。竹，箚竹。

也。猗，猶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

如守爾雅作菜，音同。韓詩竹作蕩，音徒沃反。云：蕩，篇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身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菴蓐草也。蓐，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守，又勅六反。韓詩作篔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沐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

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

之見琢磨也○異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

作摩莫○美觀也發止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 何反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瑟鈴莊貌僩寬大也

赫有明德赫赫然唯威儀容止宣著也○僩遐板反

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唯○韓詩云美觀 泯泯反○詩作官宣顯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諉恣也○諉音況元反 瞻彼至諛兮○正義曰視

芻與篇竹猶倚然美盛以典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

公簡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

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

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

自修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礎如圭之

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

以志兮○與隈至餘烈 正義曰與隈釋丘文孫

炎曰隈水冊中也又云厓內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

為隈是也陸璣云淇隈二水名以毛云與隈為誤此

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與隈明非毛誤釋草云萊

王芻舍人曰萊一名玉芻某氏曰萊鹿藿也又曰竹

篇蒿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以小燕赤莖節好生

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

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淇隈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

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

為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章章

綠竹如簣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為美盛也

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詩盛

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匪文章至琢

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

三詩流

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
謂之磨琢矣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
名也故論語註云切磋琢磨以成尊器是也此其對
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其亦得稱磨也放下箋云
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
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
文相似傳必知分爲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
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磨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
又云如琢如磨自修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
自修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
瑟矜莊至宣著○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
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個寬
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
於外也啍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
釋訓與大學皆云瑟矜今恂慄也赫矜今威儀
也以瑟矜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畏懼
慄也赫咄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

以義之事但具瞻彼淇與綠竹青青
青青茂盛貌

○青子丁反本武作菁音同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

所以會髮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鑲鑲而處

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

○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瑩磨之瑩會古外反註同鄭註周禮則如字說文作

鬻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紵用反矍本又

作矍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如星○
毛以爲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
之石爲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
故宜入王朝而爲卿相也○鄭說在箋○天子至

會髮○正義曰案冬官主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

龍侯用璜伯用將節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
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
所以會髮可知○會謂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
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
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其
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又云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註云皮弁則侯
伯璆飾七子男璆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
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璆飾七故
云飾之以玉璆璆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
朝者則卿璆飾六大夫璆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
依命數竝玉用二采其章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
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
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
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為有王朝之服
瑟兮僂

兮赫兮咷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與綠竹

如箒如貫積也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云圭璧亦琢磨四者

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寬能容眾

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云綽兮謂仁於施舍若

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註同較古岳反車若

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鼓反又武氏反等戲

謹兮不為虐兮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

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反弛本亦作○有匪至虐兮○正義曰言有斐然文
施同武氏反○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鍊精如

全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分而情粹
分既外修飾而內寬弘人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分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非分而不為虐兮言其張
弛得中也。○全錫至有贊。○正義曰此與首章互
文首章論其學問聰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
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後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
全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圭璧舉已成之
器故本之言其有質亦互文也言全錫有其質鍊之
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重較卿士之車。○正
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狗重較兮故云卿士之
車輿人註云較兩輪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
之平較秦大車以子男人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
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
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
仁本作

不與三章章九句

考樂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窮猶終也。○樂薄。○考樂三章章四句至窮處
寒反。○正義曰作考樂詩者刺

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修德誦賢
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
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刺不承繼者皆指其父及
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
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三章
皆是也。○窮猶終也。○正義曰不以澗阿為窮處
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賦在澗阿
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

考樂在澗碩人之寬。○考成樂樂也山夾水曰澗。○云

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

有虛乏之色。○淵古及反韓詩作干云燒炳。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言永矢弗諼。○六寤覺未長矢誓諼忘也在淵獨寐

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覺交孝。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

反又如守。○不明但諸言頌人者傳皆以為人德之

人卒章頌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

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適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

肅之說皆述毛傳其註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

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

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

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

旨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

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使

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志非公

不用賢者反使至饑困故刺之。○

正義曰書山文也傳以淵為窮處下文刺陸亦為窮

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口阿以大

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避為宜釋地又云

高平曰陸大陵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

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

頌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

以寬適及軸言頌人之儼狀則頌人是其形也故云

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為病反以

類此故知為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恐

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在澗至云然。○

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

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考槃在阿

頌人之邁。○曲陵曰阿邁寬大貌。○云邁僕意。○

友韓詩作。獨寐寤歌永矢弗過。○云弗過者不復入

君之朝也。○過古禾反註同崔古。考槃在陸頌人之

邁。○邁美貌。○

軸

軸進也

軸病也

軸音進

軸病也

軸進也

義曰傳軸為地釋謂云進也美以與陸為韻
宜讀為進釋謂云進也美以與陸為韻
獨寐

寤宿永矢弗告

無所告語也

不復告君以善

道 語魚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嬖補惠反上時
字及僭作念反

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

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
賢不被答遇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
而君不親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

頤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

尊祿則錦衣加褰褱

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

俊好頤頤然褰褱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

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

頤其
機反衣

錦於既反陸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裝苦迥反徐又凡
頤反說文作縠象屬也縠昌占反後木又作縠古卯

反下同縠音丹為于僞反大
音泰下太子同舊音勃賀反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東宮齊太子也女子

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云陳此

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邢音形姬姓國
譚徒南反國名

農郊近郊。正義曰：以十云翟，第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說，字明此說，爲舍孫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國說當至近郊。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褰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止翟衣而入國，故爲翟。不言聲之，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翟進。雜記云：翟者，曰寡君使某，經此禮之翟。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柩，德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翟。穀梁傳曰：衣衾曰翟。此春秋之翟也。翟於農郊之翟，與禮及春秋之翟，皆同也。禮與春秋之翟，謂之衣服。曰翟，賤死者，故何休云：翟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翟。雖遺言之衣服，亦謂爲翟。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曰：衣被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爲衾也。故云：服服總名也。前衣錦褰衣，在塗之服，則此爲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禴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爲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爲正其所著之正服也。翟，帷飾至第。故正義曰：以言朱，朱爲飾之物，故帷爲飾。又解。

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經翟，鬚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經，鑿之鑿，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鑿也。故又云：鑿，鑿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鑿，而四牡之馬，鑿與而盛，非謂唯鑿之盛，清人云：駟介，庶庶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非車故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第。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註引詩乃云：此翟第，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蓋是也。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卽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雖鳴鳧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則以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且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

諸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河水
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

洋洋北流活活施展濊濊鱣鱣發發藜藜揭揭庶姜

蕤蕤庶士有揭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罟魚罟濊

濊施之水申鱣鯉也鱣鱣也發發盛貌藜藜藜也

揭揭長也蕤蕤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

云庶姜謂姪婦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

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

活反馬云大魚綱目大濊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濊

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領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

魚與鯉全異鱣干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

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鮪發補木反

魚名魚名鬣尾發發然韓詩作鱣音加藜他覽反

取鮪詩作鱣牛退反長貌揭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

作榮云健也罟音孤罟音古罟音洛盧音盧亂五患

反江東呼之罟罟魚罟至送女者正義曰釋器

罟罟音丘云魚罟謂之罟李巡曰魚罟捕魚具

也鱣鯉鮪鱣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

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

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

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鱣鮪孫炎曰鱣一名

鮪郭璞曰鱣今鱣額白魚鮪別名鱣江東通呼鮪為

鱣舍人以鱣鯉為一魚孫以鱣鮪為一魚郭璞以四
者各為一魚陸燿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
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領下背上腹下皆有甲
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夫者千餘
斤可蒸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鮓魚形似鱣而
青黑頭小而尖似鱣堯登口亦在領下其甲可以摩
蓋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

小者為鮮魴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鱸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乘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魴鱧鱣皆與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謂毛傳為誤也段蘆葵蘆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與名郭璞曰蘆葦也蘆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葦其為一草如郭云則蘆蘆別草大車傳曰葵蘆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葦葵為一草也陸璣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墜成則謂之葶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蘆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國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為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為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籍境亦

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淫泆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有或乃國而歸其配耦及序其事以爲美及正風

野人四章章少賦

魚士離之賦不非漸之所也
小所賦也其與齊世皆以魚義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

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莫耕

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
覆扶又反昔音佩懷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風反泆
音逸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闈內言不出於闈是有

別也今文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
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
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
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
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止自悔
所以刺當時之淫汰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
一國之夷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
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介男之事下四
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
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一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

也一云幣者所以買賣物也李春始蠶孟夏賣絲一

及之反買一匪來貿絲來即我謀一八匪非即就也此

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

淇至于頓丘一丘一成爲頓丘一云予者男予之通

稱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

謀且爲會期一頓都十反一匪我愆期子無良媒一愆

過也一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

告期時一愆起虔反一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一將頓也

云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

與子爲期一將七羊反一氓之至爲期一毛以爲此

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
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
道以買絲爲辭以來誘已我時爲男子所誘即送此
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血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

欲卽於夏中以爲期已卽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曾故願于無怒
於我與于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焉異其以時
對面與之言官爲請。○○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
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註云變民言也異內外
也氓猶借借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
民誘已足也論語及云壹註皆云民者實也此婦人
見棄乃追木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謙故以悠悠凡
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
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于涉淇將于無怒是也既
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
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
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
爾車來也。二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
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
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
已所以悅之外府註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擅方注云古者謂錢爲

泉亦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
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裁師
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
易物引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
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
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齊幣帛
筐篚是也。○○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
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
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
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既欲爲近期女子請
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
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
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以孟
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
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
與此字異音同。○○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
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
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卽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

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謀期也故知其為會期言日者
兼乘彼境垣以望復關

也云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

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

時始秋也○境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

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

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

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

為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為期下四章

之落爻為李秋三章桑之木○不見復關泣涕洟洟

落為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訟

云用心專者必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云則笑則言喜之

其爾十爾筮體無咎言

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

體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

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絲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也韓詩作履
履幸也咎其九反響音尸絲直又反卦兆之
辭○體兆卦之體兆卦至定之○正義曰傳以
也○經上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
左傳曰其絲曰一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絲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絲也二者皆有絲辭
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
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財遷徙也云女女復關

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

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干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

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鵲鳩也食桑甚過則醉

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云桑之未

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

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其猶女子嫁不以禮耽

非禮之樂○沃如字徐於縛反淇水又作淇音甚 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云說解也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

信為節○行下 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為桑之未

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

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呼嗟

而戒已言呼嗟鳩兮無食桑甚猶呼嗟女兮無與士

耽然鳩食桑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

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

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為

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為 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記時者明此以為典也言鳩鵲鳩者釋鳥云鳩鳩鵲
鷦某氏曰春秋云鷦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
名鳩鳩月令云鳩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鳩鳩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
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謂鳩者以鷦鳩冬始去今秋
見之以為鷦故知其餘鳩也鳩食甚過時者謂食之
過多故辭而傷其性經有言無食桑甚而云過時者
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甚過時矣
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為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
禮謂已為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為耽也○
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
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
則桑之未落為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
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成之其時仲秋則無其
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為非時以
非時之食甚以與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
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
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有言過禮之

燕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就
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
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士有至
為節○正義曰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
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黃而隕自我祖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

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

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

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

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

韻謹

反音傷漸于廉反註同清也經也帷位悲
反階字又作階唐果反音音難乃且反
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爽差也○法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

復關之行有○意○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極中也○桑之至其德○也以為桑之落矣之時其

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

薄之漸言自我往隨男子之家○歲之後貧於衣食

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為所誘涉湯湯之淇

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

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

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士也○行無中非故二

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邠以為婦人言

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

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歲以來乏於穀食

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

之帷裳冒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

以悔也○惟裳婦○正義曰傳以大

夫之車○益無幃裳○者婦人之車故

也傳於○為女功○此桑落黃隕亦

典也其○與顏○在已衰之後

言自我○貧○之後始貧乏

於衣○隕○其行至於色

王肅曰○隕○其行至於色

衰無以○隕○其行至於色

貧矣貧○隕○其行至於色

於女○隕○其行至於色

其黃而隕○季秋也○知桑之落矣

事此言漸車○水是始往○不見其迎之

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關以此時車

以為自我往之汝家之時○三歲食貧故

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食已三歲貧矣

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米耳而言穀食先

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

三詩流



反湯音傷漸于廉反註同清也經也帷位悲
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註同音蒸難方且反
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爽菜也○夫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

復關之行有二意○行于○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極中也○桑之至其德○也以為桑之落矣之時其

色衰而靡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

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歲之後貧於衣食

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為所誘涉湯湯之淇

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

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

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上此行無中非故二

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為婦人言

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

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歲以來之於穀食

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

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

以悔也餘同○帷裳婦人之車○正義曰傳以大

夫之車立乘有益無裨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

也傳於上章以桑為女功所起為與此桑落黃隕亦

與也其黃而隕既與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

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

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

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

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

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桑之至

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

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

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

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

以為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

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

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思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

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

三詩疏

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恩義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
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
襜車山東謂之安車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象
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益四
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鄭注曰其精有襜註云襜謂蓋
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
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為童車也此唯婦人之車
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襜是也幃裳在
傍渡水則澄言出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新車
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闢有二意也

歲為婦靡室勞矣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

婦事見用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云

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解

音詳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

又矣謂三歲之後兄遇浸薄乃至見酷暴浸子尾

弟不知啞其笑矣啞啞然笑云兄弟在家不知

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笑我啞詩意反

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悼

傷也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息君子之遇已無終則

身自哀傷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

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

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卧無有一

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

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

其知之則啞啞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為夫所誘遇已

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有舅姑曰婦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六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

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津

津坡也云津讀為昨昨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岸

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判坡本

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巖反云陂陂也亦所以為隄之限域也木或作破字未詳觀王

連意似作陂拱俱勇反本又作其音同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云我為

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

乘我其以信相誓且且耳言其懇惻款誠或如字本或作非

者非且說文作思思懇起云反覆也今

恨反惻本亦作懇楚力反不思其反

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及爾

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則至

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

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津以自拱持今君

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

三詩流

卷之三

及爾

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借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
欲與汝俱至于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
我朋及爾借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為老
未必大老也○**○**津波**○**津波至拘制○正義曰以
照者下淫猶如澤故以津為波澤陵傳云波澤澤也
也箋以津不訓為波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
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
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畔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
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總角至且
且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也今未幾見兮突而弁
今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
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紵纓以
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註云收髮結之
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
晏晏和柔又曰晏晏且且海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
差忒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且且而自悔解言
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且且猶但但○**○**表為
至款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

箋有作非者因甫田總角也今而謂也定本作
信而天信誓且且然不解且且之義故箋申之言且
且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已款誠也○**○**曾不復念
其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答本
多說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
使可反覆今乃違棄是不息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典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

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

遠已已無山攸此道○遠如字又于萬反註同 正義曰壻壻然

長而後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典

婦入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

已已已不思與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山攸此室家之道耳

水在右○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 云小水有

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

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 正義曰泉源者泉

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

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爲一之道猶婦人於

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

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答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

耳不以不答而遠婦禮○ 遠于萬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云

已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瑳

豆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 **淇水滌滌檜楫松舟**○ 七可

文云行有節也惡鳥路反 滌滌流貌檜檜松舟楫相配得

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云此傷已今不得夫

婦之禮○ 激本亦作滌音內檜古活反又在身反木

之桃或謂之權釋名云楫棹也撥○ 撥音集方言云

木舟行捷疾也捷音鏡權直致反○ 撥音集方言云

木云檜相葉松身書作栲字禹貢云栲餘姑○ 栲音

栲葉松身曰栲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擢舟以容女

以則男此不答之詩以并析除男女故反而為
其言舟楫相亂得木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衛之道云適其國而

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鄉本又作出遊

之道正義曰今定不思作斯或誤思釋前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

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

為政以禮芄音丸本亦芄蘭二章章六句至

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
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章章首

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鸞佩鞶明雖幼而行
成人之事不當驕慢以爲幼而行成人之事當
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
是也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
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
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
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
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
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
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
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
為十五六也且此自位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
能不我知是目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
璫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芄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與者喻幼

稱之君能用大臣乃能成其政

○恒蔓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

後人嫌加耳

童子佩鵠

○

鵠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

治成人之事維童○佩鵠早成其德

○佩蕭對反佩字從人或

玉傍作者非鵠詩

雖則佩鵠能不我知

○

不自謂無

知以驕慢人也

○

云此幼辨之君雖佩鵠與其才能

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

慢所以見刺

○與音餘下佩釋與同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

儀可觀佩玉

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

云

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

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悸其容

萃垂貌紳音

○

性柔弱阿鰾以典君子之德當柔調

身猶尺器也

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為驕慢以君今雖童

子而佩成人

之鵠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為

今雖則佩鵠

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若

非直矯慢又

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

儀可觀今佩

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

稱無禮以行之

○鄭以為言荈蘭之友以柔弱恒延

蔓於地有所依

緣則起以典幼辨之君以幼時恒闕

昧於政有所作用

乃能成其德效君今幼弱何以不

任用大臣君雖

童子佩成人之鵠則當治成人之事

君雖則佩鵠欲

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

之所知何故不

仕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為政以禮

徒善其威儀佩

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

度悸悸兮而內

無德以稱之○荈蘭至溫良○正

義曰釋草云藿也

藿音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陸璣疏云一名並摩幽州人謂之雀詠以此草支葉
柔弱序判若鷗也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差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
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
典幼辟當須任用大諫也○
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令佩小纁右佩大纁下別云
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註云纁貌如纁
以象骨為之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
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
故也尚書註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一
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
此解纁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服
也下章纁亦佩時右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
不自謂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若
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
此勿至見刺○正義
曰義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
此而驕慢大臣故刺之○
容儀至節度○正義曰

子以此三者皆言今故名為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
大東云韠帶佩玉璜不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
玉璜璜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作
紳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
容刀至不稱服○正
義曰箋以容及璜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為容
刀與璜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
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
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苑蘭之葉
云葉猶

支也童子佩鞶
鞶映也能射御則帶鞶
云鞶之
言杏所以彊杏子指
鞶夫涉反映本又作鞶
音同杏徒答反鞶若侯反
鞶
映鞶之言杏○正義曰傳云映者以禮及詩言映
拾車攻傳曰決鈞弦也繕人註云映挾矢時所以持
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映用正玉練若擇
練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臂大指以鈞弦明體大
射士喪註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註者
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註云鈞弦與

車攻傳同刑一也於一名遂以幸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強與袂別節以禮無以譏為失者故易之為杏也知生用朱章而三者入射云朱檢三註云以朱章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靈香手也車攻決拾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也深著與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香而相比次也

則佩鞞能不我甲得甲甲也云此君雖佩鞞與其

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胡甲反韓詩作狎甲

反 戶甲 容兮遂公垂帶悸兮

苑蘭二音章六句

河廣采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宋

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

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河廣一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宋桓至自止止義曰左傳云公子頑蒸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祀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泆出為其亂族疾婦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使象盛多

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
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
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願更與
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
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嬖妾既多不
絕嗣故易同人註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
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六
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把伯姬歸
及此宋相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
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註云嫁於天子雖失禮
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
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傳誰謂河水廣與一

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

耳非謂其廣傳葦章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傳下遠與同俠音洽為下偽反

而渡者有葦然非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葦也
夫以之為葦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誰謂宋遠跋予

望之傳六千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跋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

遠傳跋丘傳誰謂至亦喻近傳正義曰宋去衛甚

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誰謂河廣會

驗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不容刀傳云不容刀亦喻狹小鮒曰刀傳刀如字字

作鮒並傳小鮒曰刀傳正義曰上言一葦浮板之
音刀傳小此刀安為舟鮒之小故云小鮒曰刀說
文作鮒鮒小鮒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
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

也誰謂宋遠曾不崇朝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登

近

不容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

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為于為反又如字

或連下伯也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正義

為句者非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

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彼婦人所思之由

思之辭皆自行役過時之所致彼言為王前驅

辭出於經總敘四章非指一句也○

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

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

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

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頌引公羊

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

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為王節度不由於

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

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

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

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揚武貌桀特立也

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揚丘列反

至特立○正義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

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

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

毛詩疏

卷之三

伯

周府亦謂州里之伯樂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
特立○伯君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
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字其字不啻其官也此在
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亦當亦有官但不必州
長為之賜為武說則然為有德
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
伯也執戈為王前驅

爰也車戰也齒矛也皆以四尺為差
○爰市朱反反
如字又直亮反

軫本亦作輻之忍反齒
義曰考工記云爰長尋有

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
不言爰刃是無刃也○兵車至為差○正義曰因

爰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
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

道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軫四
尺謂之三等爰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申儀常崇於爰四尺謂之五等齒牙常有四尺崇於
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註云戈爰戟牙皆插車輪

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轉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
唐人先言戈爰車戟齒牙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
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

自軫順數人爰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
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註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

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
六建故盧人先言戈爰車戟齒牙夷矛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齒牙夷
矛同為矛稱故自軫至矛為六等象三才之六畫故

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
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

人在其中焉明為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為地持
人爰為人持矛戟為天持人處地上故在爰下如此

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
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思伯其心百疾○毛於○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
願亦為願言我侯侯所訓則思念於伯思之願足於
心由此故作首疾○**○**其願○正義曰謂思之不巳
乃願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其遂至於
厭是故云其厭也○**○**如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
以其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其故左傳云請受
而其心焉始欲取以其心則其心未得為厭故云我
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其口不能絕其與子
同夢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背北
亦然

堂也**○**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焉於虞反
說本又作菅

況愛反說文作意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蕪背**○**願言思
音佩流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

伯使我心癡**○**癡病也○癡音每焉得至心癡○
又音侮

通物不反已息之至其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
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

觀之以忘憂伯也觀又而不來前有所言思此伯也
使我心病○**○**以願為念為與○**○**諼草至北堂○
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
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
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
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
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主婦北堂詩
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詩
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也
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房半以南為南堂北昏禮
註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
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
內皆名
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育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也

育生長也

孤音胡喪息浪反下註同
如音配下註同殺所戒反又

武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
武作蕃育者非長竹丈反
有孤三章章四句至
狐詩者刺時也以時若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
彼節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喪失其配耦不
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
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
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
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配耦
非先為配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
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註云荒凶年
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
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
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
喪其配耦不得正行息為夫婦之辭

有狐緜緜在彼淇梁

音緜心之憂矣之子無家

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

寡而憂是子無家無為作室者欲與為室家

有孤至無家正義曰有狐緜緜然正行在彼其
小之梁而得其所以與今衛之男女皆喪配耦不
得正行乃孤之不如故謂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
家已息欲與之為室家蒙之配衣猶父之配房故言
言之子無家已欲與為作室以喻已欲與之為室家
○緜緜正行貌○正義曰序云喪其配耦而正行
知緜緜是正行之貌○之子至配衣○正義曰以
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家則謂男子為之正行以
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家則因事見義以證也
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也

○緜緜正行貌○正義曰序云喪其配耦而正行

知緜緜是正行之貌○之子至配衣○正義曰以

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家則謂男子為之正行以

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家則因事見義以證也

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室祀之也故美云是子無裳欲執為室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貌○厲力心之

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淇

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息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瓜古花反遺○木瓜三章章四

義曰有狄之敗謫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也而

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戌漕歸公乘馬祭服五鴈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盧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

玉之美者瓊佩玉名○瓊求管反說文云赤玉也居音居徐又音渠楸音茂字亦作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云匪非也我非敢

茂爾雅云楸木瓜也

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

之恩也○為好呼報反篇內同○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

而不能乃假小言以再設使齊設我以木瓜我則服

之而不誚乃假以瓊琚我猶非設以此瓊琚報齊之

木瓜微冬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况今國

家設誠相處於燕齊相投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

報之○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楮木瓜以

下木撰木余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

郭璞云實如小瓜耐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

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

玉名也聘義註云琚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

之琚琚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

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琚美在瓊琚玉名三

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琚攻亦佩玉名琚言美石攻言

玉名明此二者皆玉不雜也故在中我我以木瓜

有齊傳云攻石次玉是攻非全玉也

之以瓊瑤○瓊音遙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玖音

色玉黑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

苞橘柚○苴子餘反橘均孔子至禮行曰正義

二南至於小雅明然故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

於柏舟見匪夫執志之不易於淇與見學之可以為

君子於考槃見避世之上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

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序

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
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
內八百里之地是鄉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
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
言魯為伯服在甸按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
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
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
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
五百里定陶在甸服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伯甸本
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
亦入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
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
所居東都實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
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
曰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
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大華即華山也外
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
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城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

云之間○非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
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源之田晉於是
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木賜
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非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
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
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
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六
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
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
謂鎬京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
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
誥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文十澗水東亦
惟洛食註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觀召公所
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澗水東既成名
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
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
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
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
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
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廟則至于豐注云於
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
時爲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
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
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
爲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歸處西郊。正義曰洛誥云成王在洛邑遷殷頑民
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
主處謂之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
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著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
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
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郊。至於夷厲政教尤
衰十一世幽王變褒姒生伯復廢申后太子宜咎奔
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衰於西伯特牲曰
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

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於虢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
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
云武王崩于成王誦立崩于康王釗立崩于昭王般
立崩于穆王滿立崩于共王絜扈立崩于懿王囂立
崩于夷王辟方立崩于夷王燹立崩于厲王胡
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
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
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周襄
姬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
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
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
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
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
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

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在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首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土以亂故從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于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上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敗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上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纒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廢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大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廢雅而云敗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敗之而自非謂祿得其詩乃敗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敗

不能
上流於
於戲在雅何
流滅豈如平
其意言幽厲
政教不及議
國故服虔云
於詩侯之上
也周本紀云平
立其子林是為
年崩維此三王
言鎬京毀滅則平
王時也君子行
及揚之水
王詩矣君子陽
陽中谷有雉居
徒可知兔爰序云
桓王則本在葛
蟲之下但簡札
換處失其次耳
兔爰
箋云桓王之時
政事不明明大
車亦桓王詩也
丘中
有麻序云莊王
不明即莊王詩
明矣故鄭於左
方中
以此而知皇甫
謐云平王時王
室微弱詩人怨
而為



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在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晉東鄙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于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上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賤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上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纒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廢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大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遺漏而云賤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賤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賤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

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虢幽王滅於戲在雅何咎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如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卽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也立十五年崩繼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雉居從可知兔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兔爰說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卽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

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推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譏偽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諡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諡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利桓王諷也且詩次在鄘上譜退漸下者欲近雅頌與至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

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

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

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劣服反彷徨皇反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

下更有猶尊之故○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

王也今詩本皆無○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

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于宗周鎬京過

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黍以先

手宮室忽為平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覆覆

重彷徨者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

言過故宗廟則是有過舊虛非故詩宗周也

也問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

洛邑喪其舊都離作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

取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迫刺幽王故為平王

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仿

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指宗周而作也

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問周顛

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

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宗

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

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二川皆震是鎬

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成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

言詩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於以成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于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天壬入成周於其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氏設言之時在微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殺頑民故知其意東周據時成周也此注微王之前王城與成周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遷成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難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途微弱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上之辭途者從上而下之稱微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途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收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彼彼宗廟宮室

云宗廟宮室

設壞而其地益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尚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

憂無所愬

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搖音遙 愬蘇路反 知

我者謂我心憂

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

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闕下則稱旻天自上

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云遠

乎蒼天仰懇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

疾之甚

○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及爾雅云春為蒼天

昊天旻密中反

同

彼離至人哉。正義曰竊京宮室

闕也秋為旻天。設壞其地蓋為木黍大夫行役見

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

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狂道而行不忍

速去是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

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為心憂不知我

之謂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聞不去謂我有何

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

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

廟虛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彼彼

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知

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

彼稷正謂黍稷為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

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宗廟至尚苗。正義

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

嚴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

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

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

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種故黍秀而

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

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

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

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

而友但事尚未周了故也。○邁行至所懇。正義

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邁遲也釋訓

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

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

之意故為憂息無所懇也。○行道也道行猶行道

。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為行變

又訓經之行以為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

道也。○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

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

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
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天大貌故言
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昊天闕也言其以仁
慈之恩覆閭下則稱昊天從出而下視萬物則稱
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
傳言天其說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
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
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
萬物盛壯其氣昊天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
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
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
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
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
說與毛同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
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
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經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成生或殺故以闕下言之
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
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
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
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
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旻天
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
蒼天夏爲昊天秋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既言
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
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卽言
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
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
過殷故墟城壤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黍秀之詩以歌
之其詩曰黍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
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

王但不是我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入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

離離彼稷之穗德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

故廐道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決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

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

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難乃且反下。君子于役二章章八

注同風福風反。句至風焉。正義曰

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儕友在外

之危難君子行役無其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

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云曷何也君子于往行

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曷音雞寒未反

棲于疇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繫牆而棲曰疇云

毛詩疏

卷之九

卷之九

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樓音西時如字本亦作

時音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

息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息之

正義曰釋宮文

也又云雞棲于杙為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黎瑞為雞作棲曰時

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佶佶會也

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

而有來會期

佶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

括古活反弋本亦作代手職

君子于役無飢渴

反或音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遠于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

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

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為祿食而仕今

言祿仕則是止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云由從也君子

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

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

職也音皇其樂只且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

此而已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且君子至只

為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已

之事言有君子之人賜賜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

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出此房中樂官之位言

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

由為從為異餘同陽陽至之樂正義曰言無

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隊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

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

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等云陶陶和樂亦是

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鏤也春官

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傳以笙簧一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笙笙簧

則簧似別器者彼於笙笙簧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

欲見三器皆去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

知此非笙簧而必以為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

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李

詩疏

毛詩疏

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
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
小寢之內作之并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
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擇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
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之位以燕言之
明不於路寢也樂實在於路寢而謂云路寢之樂者
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
天官宗人掌六寢之節注云六寢者路寢一上寢五
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
故得有

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

陶陶和樂

貌謂籥也翾也

翾

云陶陶猶陽陽也翾舞者所持謂

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

肆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陶音遙翾徒刀反敖五乃反遊也翾徒報反沈走老反

其樂只且
且謂舞也翾也
又作宴於見反
李巡曰翾舞者所持籥也孫炎曰籥舞者所持也又曰籥籥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然則謂
謂為書也書所以
為翳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

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

人戍焉平王母家中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

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屯

徒門反戍束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息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翔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息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息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息而總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列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也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申率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故知道近疆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興也揚激揚也

云激揚之水至

端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思

澤之令不行于下民

○薪音新激經歷反端吐端反迅音信又燕俊反

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申

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

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其音記詩內

皆放此或作已亦同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云懷安也思

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

見之哉思之甚

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為激揚之

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

已久此在居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
之哉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未得歸所以為
怨鄭唯上二句為異餘同。○與也揚激揚。正義
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
與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
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
明別為興。○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
止也俱訓為止是懷得為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下
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息當息其家但
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
歸而見之其實所息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

于還歸哉。○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
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

為甫侯周語云作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人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故

傳曰甫諸姜許諸姜皆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中
國所成唯應成申不成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
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
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
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云
蒲蒲柳。○蒲如字添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杞
協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彼
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蒲蒲柳。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

以蒲為柳陸機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

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
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籩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雅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藉吐雷反韓詩云荒蔚也廣雅又名益母

中谷

有雅詩者言閔周也平王之時民人夫婦之

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

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

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

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

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

喻夫恩薄閔雅之傷於水始則淫中則痛久而乾

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

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

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淫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淫

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

初而嘆次而歎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歎歎則亦甚

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爲雅終

逆或順各
有次也

中谷有雅嘆其乾矣

興也雅雖也嘆菸貌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

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雛之生

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雛之生谷中得水則病

將死

。嘆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

於於據反何音於說文

有女此離嘒其嘆矣

此別

也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嘒然而

嘆傷已見棄其恩薄

。此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

反嘆本亦作歡

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艱亦難

也。復扶國雖之至厚薄。正義曰以水之浸草

又反國當先澤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澤故知

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已

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

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國及與至

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

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

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國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

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國兔爰三章章

注同覺古孝友又如字不同國七句至生焉

。正義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

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

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

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犬皆不樂其生焉故伴

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

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

交質王手狐為質於鄭鄭公不忽為質於周及平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攻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淵之

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因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國諸侯背叛也傳又曰秋王

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

也

國

雖之至厚薄。正義曰以水之浸草

又反國當先澤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澤故知

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已

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

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國及與至

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

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

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國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

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國兔爰三章章

注同覺古孝友又如字不同國七句至生焉

。正義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

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

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

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犬皆不樂其生焉故伴

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

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

交質王手狐為質於鄭鄭公不忽為質於周及平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攻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淵之

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因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國諸侯背叛也傳又曰秋王

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

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時有緩有急
君子亦焉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與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

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

有急者有所躁感也此味七小反本亦作燥沈七感

感于六反本亦我生之初尚無為尚無成人為也

云尚無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

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惟憂吪

動也云我長大之後河過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

於寐不欲見動無所示生之甚知反吪本亦作

五茂反長張丈有兔王無吪。正義曰言有兔無

及大音代直反所拘吪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

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恐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

幾後年已長人乃逢此其真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

幾眼暴而無動耳言不乘其生也。爰爰至不均

巡口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免言緩則雉為急矣雉

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本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

竝得通。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

尚也是尚得為庶幾也勿云庶幸也幾說也是庶幾

者幸觀之意也以傳言正謂軍役之事申述傳也。推憂吪動。正義曰

皆得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學覆車也學音得弗

詰文云今之翻車

大綱也覆芳服 我生之初尚無造 造偽也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謂之量量疑也 變謂之變 變與此一也 釋器云繫

謂之量量疑也 變謂之變 變與此一也 釋器云繫 可以論免者也 一物而名 多言異也 郭璞曰今之翻

車也有兩轅中施骨以補 兔爰爰雉離于量 量

疑也 輦昌鍾反 韓詩云 兔羅千車上曰量 字林上 凶反 義張芳反 郭徐 寧姜宥反 爾雅云 兔謂

之學學 覆車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庸用也 云庸勞也 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 聰聞也 云百凶者

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三章篇王族刺平王也 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九族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以高貴雅云 九族

據也 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 案詩譜是平王時 尊南士安以為桓王之詩 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 殺而親睦之故 王之族人 作此詩以刺王也 此攸其刺王之由 經皆陳族人

怨王之辭 定本云 刺桓王 義雖通 不合鄭語 九族至之親 正義曰 此古尚書說 鄭取用之 異

義 九族今 禮尚 昔歐陽說云 九族乃異姓有親 屬者 父族 四 五 屬之內 為一族 父 女 昆 弟 適人者

與其子 為一族 已 安 昆 弟 適人者 與其子 為一族 已 之 子 適人者 與其子 為一族 母 族 三 母 之 父 姓

為一族 母 之 母 姓 為一族 母 女 昆 弟 適人者 為一族 族 妻 族 二 妻 之 父 姓 為一族 妻 之 母 姓 為一族 古

尚書說 九族者 上 從 高 祖 下 至 玄 孫 凡 九 皆 為 同

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
有服明汪九族不得俱施於同姓文之間也婦人
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
其子則然婚禮請期爾曰惟是族之不處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歸也如此所云則
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
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
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
不玄孫生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
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
者非棄高祖之身

絲絲葛葛在河之許與也絲絲長不絕之說水涯曰

許云葛也葛也生于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

不絕也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終遠兄弟謂他人兄弟之道已相遠矣

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已父族

人尚親親之辭遠千萬反又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云謂他人為已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絲絲至我顧。正義曰絲絲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
是葛葛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性河之許得河之潤
故也以與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
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
恩施爾葛葛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
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施恩於我是我謂他人

為已父也謂他人為已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責於我
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已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
父之恩也。傳水厓曰濟。正義曰釋水云濟水厓李巡曰濟水邊地名厓也。縣縣葛藟在

河之泆泆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王

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云有識有也

厓正義曰。曰謂水邊也。云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也。

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

恩也。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縣縣葛藟在河之泆泆音

○蒼頡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水泆旁從水郭云泆

土平坦而下水深為泆不發聲也。縣魚倫父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集二

又廣雅云濂清也與此義乖。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云不與我相聞命也

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泆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消下

故名泆。孫炎曰平上消下故名曰泆不行者蓋衍字

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泆不發聲也。此在

河之泆即彼泆也。釋山云重巖廉孫炎曰山基有重

岸也。廉是山岸泆是水岸故云水

葛藟三章章六句使所吏。采葛三章

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反下茲同。章三句至

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藟艾蒿喻

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

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此臣之懼也於
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
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
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
其義亦同作
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興也葛所以為絺絺

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傳云興者以

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傳彼采至月兮傳正義曰彼

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

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今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

多時況少時也傳葛所至讒矣傳正義曰言所以

為絺絺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

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為事容或多過小

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

於君如三月兮傳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傳蕭所以

興祭祀傳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傳音恭傳蕭

所以共祭祀傳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

蕭降論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

蒿白葉莖蘆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為

祀以脂燻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能

奠然後奠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

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戊故以

喻大事使出傳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傳艾所

以療疾傳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傳蓋反傳艾五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大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三章章四句

經三章音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
波隨言禮義衰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
奔之地禮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先則所陳古

者陳則法以
來費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旻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

毳衣大夫之服旻離也盧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

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

見以決訟

云

云旻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見以

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

之屬衣績而裳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離

○離胡

尺銳反冕名葵吐敢反離本亦作崔音佳
盧力吳反亂五患反行下孟反績胡妹反

豈不爾息

畏子不敢

云

畏于大夫之政終不敢

云

此二句者

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息與女以為無禮與畏

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

辭

○禮與

音餘

大車至不敢。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

其有青色者如葵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

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受之有女欲奔者

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息為無禮之交與畏于大夫

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

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大夫至決

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

車春官中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
衛者謂蠻服以肉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
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
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為車
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裘故知毳裘大夫之服也
雖釋言文郭璞曰莢草色如雜在青白之間傳以經
云如莢以衣冠且莢色故先解莢色又解草言莢是
蘆之類生釋草云蘆蘆莢孫炎郭璞皆以蘆蘆為
二草李巡舍人煇光以蘆蘆為一草此傳莢為蘆之
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莢為一也春官司服曰
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
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
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
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
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
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
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
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

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
加命及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雖論
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次
公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
稱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
制之耳○○葵蘆至如雜○正義曰葵蘆釋草文以
傳解葵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
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
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
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矣
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
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
侯入於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
為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
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為大夫非
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顛
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
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志

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葵者以葵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繡爲之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謂如雞故得如葵也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常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績也若緇冕則衣刺粉米惟用綉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綉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績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畢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績明畫爲績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爲

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七也畫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二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緇冕則衣亦繡也知綉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綉是績綉皆五色其青者如雞其赤者如雉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葵爲雞以葵爲鷩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雞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答云雞鳥青非草名鷩亦青故其青者如雞

車皞皞毳衣如璊
皞皞重遲之貌璊赭也。反。徒。孫。反。璊音門說文作璊云以毳爲屬也解此璊云玉璊色也木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璊粉貞反也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皞皞至璊。正義曰。一。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郭璞云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

以瑞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生歟自也生葬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

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關於古禮

曰穀本又作飯古子反穀則至皦日正義曰言

雖古是反別彼列反穀則至皦日大夫聽政也非徒不

敢淫奔又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

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

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

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關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

穀生至為一正義曰穀生釋言文變者明白之貌

文為白也內則曰禮始于謹夫婦宮室辨於內男不

女不出是也注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

祭統曰鋪筵及同時莊項合也是也

凡春宮凡禮合於

神合於

是詩

而思之

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

見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已之貌來食謂

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

食為子國復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也朝非徒

毛詩疏



逐國人思之而

已得見之

章中有

三章

有

章

息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息子國不應先息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息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實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息子國也卒章言彼雷之子亦謂子嗟耳

丘中有麻彼雷子嗟

雷

雷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境塙

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雷

云子嗟放

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任則治理所以為

賢

○燒本亦作敷若交反塙若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

彼雷子嗟將

其來施施

雷

施施難進之意

雷

云施施舒行伺聞

來見已之貌

○將主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施如字同音同開音閉又如字

雷

至來施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觀其業而息之言丘中境塙之處所以得有業者乃雷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遠述其行彼雷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其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境塙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雷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任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雷氏之子嗟其將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已閱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見已與之盡歡○雷人至所治○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雷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雷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云非人力為之

立而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堯堯之處堯堯謂
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
本卽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何乃彼子嗟之所治謂
子嗟未去之日殷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堯堯遠盡
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子嗟至爲賢。正
義曰筵以有麻之下卽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
所居有麻麥也且在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爲去
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子嗟在朝則能助政隱遁則能使堯堯生物所
在則治理是其所以爲賢也。施施難進之意。
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爲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
行言其本性爲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息之也。施
施至之貌。正義曰筵以息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
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爲伺候開
暇獨來見已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已。丘中有麥彼
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

留子國

子國子嗟父

云言子國使

丘中有麥彼

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得厚待之

嗣復扶。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詩書籟猶多
又反。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

○食如字
一云鄭音

至世賢。正義曰筵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
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

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

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患之乏於飲食故言子
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

曰準上章息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就我飲食
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尊禮以待之息賢之至欲

飲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

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

遺我美寶 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

敬已而遺已也 ○ 驗音拾政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

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爲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雷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其朝所施之政教也

雷氏子遺已○正義曰遺亦以佩玖喻美道所遺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已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

之待雷氏此章雷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雷氏之子教已思者與雷氏情親故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

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交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卷終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

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

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命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

新鄭是也荊陽宛陵縣西南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

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

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信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任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魏鄭之地而國之而鄭亦有詩既譜鄭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鄭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則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國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上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魏鄭為大魏叔恃勞鄭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

且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魏鄭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鄭蔽備丹依噴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魏鄭為鄰若克魏鄭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上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魏鄭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與敵則國亦為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辨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夫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幣與賄魏鄭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為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為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曰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大戎殺

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號鄭之地明是武公滅號鄭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按鄭世家史伯云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鄭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號鄭民皆公之民也桓公臣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就號鄭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鄭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鄭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大得號鄭既寄幣賂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桓十六年

左傳子產曰皆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大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翟而共處之是桓王寄幣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設今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那侯之上曹伯在那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語云居漆洧之地此云食漆洧焉則鄭都地在鄭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鄭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鄭城之下服虔云鄭城故鄭國之墟杜預云鄭國在滎陽密縣東非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鄭都故別有鄭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視融之墟鄭語亦云則鄭鄭同地而云鄭非鄭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鄭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鄭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鄭言視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

所及非謂鄭居鄭都也鄭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
穀梁傳曰寡內諸侯不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
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
諫不當有詩鄭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
鄭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墓守云桓公國在宗周
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
西都之地蓋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
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釐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
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
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
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
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
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
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
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
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政為周司徒
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年王數康
是先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

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并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
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
劉上鄭風已作故云又作按左傳又鄭世家武公生
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
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亶公子儀春秋桓
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
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
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弒子
亶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
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
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即位四
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
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
請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
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韓分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
則襄裳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為昭公詩
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

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
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序分狡童刺忽所美非賢
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則既後則此三篇皆後立時
事也襄墓思見正言突襲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
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若雖篡弑而立已列於
會則成爲君素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
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類列於會則成爲鄭若國人不
應患大國之見正襄墓宜是初年事也非東門之墀
風雨子給而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
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忽爲其主雖當突前
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
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
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
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漆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
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
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
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本
由彌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也

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
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
上大叔于田爲
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父謂武公

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
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

宜

○緇側

基反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

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
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美於其卿之職鄭國
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
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
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

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叙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國善善之功焉叙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又復為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感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貴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鬪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諧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善惡

民不怨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南則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勸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質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澳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為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為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做予又改爲兮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

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

云緇

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

做本又作弊

符世反朝直

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粢○適之

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

○云卿士

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

地之相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館古說

反釐也釐蘇韓反廬方○繡衣至粢兮○毛以為式

於反飲於鴉反食音嗣○公作卿士服繡衣國人美

之言武公於此繡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

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收而為之兮願其常居其

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

言武公去鄭國人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州

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

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子

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收受之也○鄭

以為國人愛美武公繡衣若弊我願為君○適之

館而還我願長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

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為民授之則收作衣服亦民

宜之也○繡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

三人為纁五人為緹七人為緇注云染纁者二人而

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卿士冠

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

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
司徒而經云繡衣則繡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
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報繡
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
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繡衣之宜
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敝則更願王為之令常衣此
服以武公繼世為卿故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
居卿士之位焉○繡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
事之處為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
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今是也舜典云關四門者注
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
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也適之至采祿也正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為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為舍也祭饗釋言文部璞曰今河非人呼食為祭謂餐食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祭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祭也○卿士至飲食○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朝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故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

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祭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祭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日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祭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好猶宜也
云造為也

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祭兮緇衣

造為。正義曰釋言文。正。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祭兮緇衣

毛詩疏

卷四之三

及古

之蓆兮傲予又改作兮蓆大也云作爲也音蓆

韓詩云錯也說文云廣多適子之館

今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

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丁及注

反後放此聽吐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夫亂焉

丁反好呼報反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



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

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

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時

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

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而

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與師伐之

是致大亂國也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

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

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

之蓆兮傲予又改作兮蓆大也云作爲也音蓆

韓詩云儲也言報維衣大得其宜也適子之館

今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

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丁及注

反後放此聽吐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

丁反奸呼報反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

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

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

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

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止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

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始

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與師伐之

是致大亂國也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

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

詩流

卷四之三九

及古

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萊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何矣桓將謂衆公曰不義不驅厚將崩大叙宗聚諸侯申其卒車將襲鄭夫大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厥大叙及入於郟公伐諸郟大叙出奔共是謂共滅大叙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叙於田序曰叙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將請也仲子祭仲

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

也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

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

傷善我兄弟也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許若

不與臣請除之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豎亡散反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

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仲可

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

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將仲子

正義曰祭仲救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里居至木名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為居也地官遂人云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十五家為里也無踰我里謂
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
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柯繼此而云木名則與彼別
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木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
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其并淇水傍魯國泰山
汶水邊純杞也。祭仲至除之。正義曰哀十二
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繫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
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
不應因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
里垣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為其諫非一故言
初諫曰以為數諫之意按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
祭仲以為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
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人叔為諫
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足過仲
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為祭仲諫。懷私至得從
。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獨之行云
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為懷
不之義故以懷為私以父母愛段不爾害之也

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無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衆也。音袁。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種木

也檀疆朝之木。檀徒丹反木名體其良反一音居
良反朝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木
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糸旁作刃為是案糸
旁乃音女中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為佩是也
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圖圖毓草木園者圃
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故云疆朝
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似又似
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尚
可得駁馬槩迷一名槩檀故齊
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

繕之言善也甲鏡也

善也說音悅

鏡若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

甲鏡也正義曰世本云行作甲宋仲子云

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

叔于田巷無居人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

巷學輝反大音泰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云洵信也

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洵蘇

叔于至且仁也正義曰此皆悅叔之辭時

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

實無居人手有居人矣但不知叔也信美好而且自

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

過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內寵而異

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

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于田因各曰田故曰田

取禽也毛曰俟我手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

之塗道也洵信至又仁也正義曰洵信釋詁文

無飲酒

冬獵曰狩

云飲酒謂燕飲也

狩手又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冬獵曰狩也正義曰釋天文

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叔適野巷無服馬。云適之也。郊外

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云武有武節。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

郊外也。易稱服作乘馬。俱是駕車之義。故云服馬猶

乘馬也。然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轡之馬。而云

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

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此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

耳。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德能。今言

美且武。儼其為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

妄。篤武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而好勇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為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禮稱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叔于田本或作

乘上知字下。乘證反。後句例爾。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

諧中節。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音祖

仲反。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其俱

也。云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藪素居之曰藪。音祖

禮。禮稱暴虎。獻于公所。禮稱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

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禮素歷反。博音搏。將

叔無狃戒其傷女狃習也云狃復也請叔無復

者愛也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大叔至傷

為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

御人又善能持馬總如織組織組者總統於此成文

於彼御者能總於手馬助於道如織組之為其兩驂

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

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於教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

之言得眾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禘衣空手

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

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故

矣言大叔得眾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為亂而公不禁

故判之鄭唯以狃為復餘同叔之從公田

正義曰下云禮禘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

故知從公田也驂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止

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

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不亦總

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

既言執轡如紳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

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

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思乃云叔身善

御數澤至其俱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

澤大數小澤小數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數然則數

非一而此云數澤者以數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

無水異其名耳地官數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

云每州云其澤數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數云

鄭有圃田此言在數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

藏謂之府藏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圃燕謂

之烈火烈嫌為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為列言火

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

列人持火此為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即備俱之義

故為俱也禮湯至搏之正義曰禘禘肉袒釋

訓文李巡曰禮禘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禘

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

狃習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

毛詩疏

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狂
爲習也箋以備雅正訓故以爲復

一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云兩服中央夾轅

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與

中服相次序上襄並如字行叔在藪火烈具揚音記下皆同

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辭也云良亦

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音記下皆同抑馨控

忌抑縱送忌騁馬曰馨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

曰送啓善定反控口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

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雁

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備叔之在於後

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能善射矣又善

御矣抑者比叔能馨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

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

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

射也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

之兩服至次序正義曰小戎云騶駟是中騶

駟是騶駟與中對文則騶在外外者爲騶則知內者

爲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

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衆馬之最上也曲禮注

云雁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

兩驂與服馬雁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騶之有勳

爲光也騁馬至曰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

毛詩疏

卷四之三十五

注古

齊首馬首齊也兩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

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蔽火烈其阜阜

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遲罕不也云田事

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慢本又作慢莫晏反抑釋柶忌抑

柶弓忌柶所以覆矢也弓發弓云射者蓋矢發

弓言田事畢柶音水所以覆矢也馬云柶丸蓋也

反柶于至弓忌也毛以為叔往田獵之時兼一乘

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蔽也火

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

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柶以覆矢矣抑者叔

沈柶以覆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

鄭唯如子如人手相助為異餘同以如者此諸外物

故易得柶白雜毛曰柶正義曰釋音文郭璞

曰今河之為鳥駝慢遲罕希正義曰以情慢

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為希也

徒說木而柶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水犢丸蓋杜預

云或說柶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柶為

覆矢之物且下句言柶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

云柶所以置矢也者蓋弓之器也弓謂發

弓而納之柶中故云柶弓發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翔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

本故作是詩也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狄于竟時狄侵衛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

亮反御魚呂反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也

注同彌五羔反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

公之時將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

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

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狄人驅去高

克未還乃陳其師旅鄭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

公不召軍眾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

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

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

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

為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

之輕三章唯言陳其師旅鄭於河上之事耳序則

具說鄭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

當也好利至侵衛也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

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鄭人為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非

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

禦之春秋經書人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

毛詩疏

清人在彭駟介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侯有命故善之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

傳稱為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

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

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耳

其得反國亦當晉

侯有命故善之

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

傳稱為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

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

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耳

其得反國亦當晉

侯有命故善之

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

傳稱為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

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

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耳

其得反國亦當晉

侯有命故善之

介甲也



云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

介

音界旁補彭反王云駟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

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翺

重英 矛有英飾也



云二矛備矛夷矛也各有畫

飾。矛英侯反方言云矛英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

錯工反其柄謂之矜矜部音巨中反重直。清人至

龍反注下同英如宰沈於耕反齒在由反。期翺。

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

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散遊旁旁然

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

是期翺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

期也。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

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境明在

鄭境境上言翺翺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

以云翺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

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為郊也下言洎

亦庶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

甲也非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為不

得已之義與下庶庶為武貌陶陶為擊馳之貌互相

見也。重英。重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

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

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二

矛

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會夷長短各也

短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

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

矛故知二矛為會不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

毛詩疏

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會矛有二無夷

毛詩疏

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

毛詩疏

各自有飾也。清人在消駟介麋麋。消河上地也應

毛詩疏

建而重累。清人在消駟介麋麋。消河上地也應

庶武貌 庶反 二矛重喬河上乎道遙 重喬累荷

也 云喬矛矜迎上及 題所以縣毛羽 喬音

反雄名韓詩作鷓鴣遺本又作鷓鴣遺本又作鷓鴣遺本又作鷓鴣遺本

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

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矜同音中反沈又居陵反近

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宰劔削名也方言云劔削

自河而非燕趙之間謂之宰此言室 重喬累荷

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 正義曰釋

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

最同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

傳解所為之意故言累荷俄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

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 喬矛至毛羽 正

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登孔襄十年左傳云舞

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引然

則矛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

近於上頭及矛之登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

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

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

不自毛羽亦以時事言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抽

之地也陶陶驅馳之貌 軸音逐地 左旋右抽中軍



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

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

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裝下故御者在

左 抽勅由反說文作陪他率反云抽刀以 左旋

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 右抽

中軍作好 毛以為高克開暇無為道遙河上乃左

毛詩

之容如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鄒以高克使御人
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刀擊刺高
克自居中夾為軍之安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左旋至容好。正義曰臣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車
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亦不戶事也。○
克為將將軍軍中以此左旋右抽刀為軍之容好云
其無非也道遠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
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也
續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
左旋右為人左右手於事不相故易傳以為一車之
左旋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士之士在車右中謂將
居車中是御之所主事故習旋迴之事右士持
兵故抽刀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
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
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為右卻克為左於
流血及臙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員余手及臙余折以御左輪未殿豈敢言病

解張也御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為將御鼓下
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上
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
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
車不敢言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
車右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藉之義云天子親載
未舉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未舉
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
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
贊王鼓注云于通鼓佐擊其餘而是天子親鼓也成
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非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為
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